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21n1301

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

西晉 竺法護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- 卷目次
  - 00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301
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(一名虎耳經)

西晉三藏竺法護譯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賢者阿難，明旦著衣持鉢入城分衛。飯食既訖，詣中流泉。有凶呪女，名曰波機提 (晉曰志性)，趣流泉汲。阿難見之，便從求飲，言：「唯大姊！以水相惠。」其女報曰：「我凶呪家。」阿難答曰：「唯水相施，吾不問凶與不凶。」女即與水。阿難飲已，便捨退還。適去不久，女思察之，阿難手足顏貌音聲、進止行步。慇懃思想，興瑕穢念，心自惟之：「其我母者，持大神呪，令斯仁者為吾夫婿。」還白母曰：「有一沙門名曰阿難，沙門曇曇之侍者也。欲以為夫，母能致乎？」母答女曰：「除眾歿者及離色欲，乃可能耳。有斯國王，夙夜敬重沙門大道，奉所演命。或儻聞之，則危我身。沙門瞿曇無為色欲，吾曾聞之。離情色者，一切眾生無如之何。」時女白母：「設得阿難為夫乃存，不者自害。」母告女曰：「汝勿自損。今當致來。」於是女母以牛屎塗舍中庭，因便然火，化造屋舍，儲八瓶水，示十六兩，應而生諸華。持華轉呪，以一一華散于水中，並說神呪而歎頌曰：
「阿遮梨　莫摩犁　維摩犁　句鳩摩　鳩摩門那非頭　閉頭摩遮　彌　蹄和陂沙提　祇牟多迦伽耶比舍波摩呼羅閉　抄慢頭陀提波菩若大神　天及揵陀羅　急志神明其最暴卒唐突無理各以威神化阿難來令至此間。」於時阿難心思彼女，興瑕穢想，便出精舍，往到呪家。母遙見之，即謂女言：「瞿曇弟子已今至矣。便設座具。」女尋歡喜即設坐席。於是阿難往至女舍，獨坐號泣，心自思言：「我之罪咎重何甚矣，不為世尊之所救濟。」彼時世尊尋念阿難，以覺意慧壞除凶呪，即時頌曰：
「絺抵　阿周啼羞尼抵　舍抵　薩波尼那　薩和修絺抵」
「令一切安、使眾歡悅，無瑕寂然、除諸恐懼。又離煌灼，常獲不動。為天見歎，一切吉祥。於是至誠，所言不虛，使阿難定。」爾時阿難出凶呪家，還歸精舍。女見疑去，便語其母：「阿難已還。」母答女曰：「沙門瞿曇且救不疑，是故壞呪令不得行。」女問母曰：「沙門瞿曇呪力大耶？」母曰：「最上。」「以奚喻乎？」其母答曰：「佛天中天，道德之力不可稱限。假使三界一切世間，所有神呪奇力異術，發意之頃悉令不見，安有識者誰能動乎？」

於時彼女明旦沐浴，修好服飾、著寶瓔珞光曜其身，顏色煒燁，詣于舍衛住處門邊，須待阿難來，必由此路而往反耳。時眾比丘明旦著衣持鉢入城分衛，阿難亦然。女遙見心懷喜踊，即隨逐行。阿難適住效之便立，適進逐行，所詣分衛立守其門。時阿難見進止逐後，即懷慚愧，速出城還祇樹給孤獨園。便至佛所，稽首却坐，白世尊言：「我行分衛，此女進退追逐隨人，入分衛家住守其門。唯天中尊安住見護。」世尊告曰：「阿難莫恐，勿以為懼。」女到禮佛，却住一面。佛告女曰：「汝常追逐阿難，何求？」女白佛言：「欲為夫主。」世尊又問：「父母聽未？」「唯然大聖！宿心之願。」佛言：「當令父母面自許之。」女即受教，繞佛三匝，稽首而退。歸呼父母，俱至佛所，稽首却坐，女啟：「已至。」佛問父母：「聽汝女為阿難婦不？」白曰：「唯然。」佛言：「聽者還家自安。」父母受教，稽首佛足，繞尊三匝，則歸其家。親去未久，世尊告女：「疾欲得阿難比丘耶？」「唯然大聖！實欲得之。」佛告女曰：「若欲得者，法其被服。」女曰：「如命。」時世尊聽，除去其髮，為比丘尼。佛即呼曰：「比丘尼來。」便成沙門。於是諸佛天中天法，審無所講，隨厥所樂，歎說布施、奉戒，上天愛欲之瑕、塵勞諍訟所著之穢，具足說法。佛知其意歡然踊躍、心無陰蓋，應面合志，為分別說四諦之事，苦、習、盡、道。譬如帛繒皎潔無瑕，著之于染則受好色。時比丘尼見法得慧，度諸狐疑，不由他信、不歸於天，永無所畏，成道果實。稽首佛足：「唯願世尊，原其罪釁。弊如小兒，無權方便，求賢阿難以為夫主。自見罪重，是故懺悔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！比丘尼！自見身短，改往修來，計於法律有益無損。佛大哀故，即受汝悔。」佛說是時，志性比丘尼漏盡意解。舍衛城內長者梵志，聞佛世尊以凶呪女為比丘尼，即歎驚怪：「云何凶呪女為比丘尼？云何處在四輩學中？如何當類梵志大姓、尊者豪貴士大夫家？」王波私匿聞佛世尊化凶呪女以為沙門，心亦懷疑，便勅嚴駕，與無央數國中長者及諸梵志俱詣精舍，欲見世尊，問訊設禮。王遙見佛，下乘步行，前謁却坐。長者梵志禮拜退坐，中有揖者、有叉手者、說姓字者、遙見默然坐者。於時天尊緣王波私匿所懷疑結，知舍衛城長者梵志心之所欲，宣志性女本過世緣，便告諸比丘：「汝寧欲聞志性比丘尼前世所因？如來當講。」比丘皆言：「唯然世尊！今正是時。唯為說元前世本變，比丘聞之，奉持宣行、普令分布。」佛言：「諦聽，善思念之。」比丘白言：「唯然世尊！願樂欲聞。」

佛時說言：「乃往過昔，有一土界，名曰虛荒，周匝圍繞有樹木花。其土有王，名曰摩登，與無央數弟子。摩登王(晉曰有志)其王自識宿命從來，知四部經，分別經典。如厥論法性奉行，不失一義。

彼摩登王時有太子，名舍頭諫(晉曰虎耳)，端政殊好，修誠性真，成一切德，威神遠達，多所悅豫，色貌第一，好如蓮華，博通眾經，分別四典。時王心念：『今吾太子，顏貌端政、功德具足、威曜遠照，眾所不及。當為求婦，續彼安國。於何迎娶奉戒清淨宜太子妻？』時有梵志，名弗袈裟，服食藥草，身有七合，合集草木，供事水火及梵天王。弗袈裟有女，名曰志性，顏貌第一，仁德具足，世之希有，遵修經道，適宜太子。

「摩登王心自念言：『弗袈裟者，處於異土。父母本末，種姓佳良，言語便聰，生無瑕穢。計至七世，父母始元具足無短，應順章句，了慧且明。諷誦三經，分別往古，而知四典，挍計算術，能知天地災變吉凶，設講經書，字字曉了無所不博，次第章句無一差違。藥草為食，常事水火諸神梵天。有一女子，端政姝好，女相具足，宜我子婦。』爾時彼王明旦嚴駕，與諸眷屬及眾大獸則發北遊，詣東北園，名曰蘇桓。於是頌曰：

「『若干樹蔭涼，　眾花普茂盛，
諸飛鳥悲鳴，　如天上伎樂。』

「王到梵志弗袈裟界，告諸眾曰：『且住待之。』具教弟子必遊此道。時弗袈裟旦起嚴駕，乘白車馬，與五百眾諸梵志俱，出其本土，欲化弟子。彼王遙見弗袈裟來，如星中月，猶日照水、油著火上，益以光耀。如嚴妙顏，若興祠祀，喻寶在海，如高山雪，四向普顯，猶毘沙門王在眾鬼神，譬大天王在諸天中，喻梵天王與諸梵俱，巍巍如斯。時摩登王即往奉迎，如法設禮而謂之曰：『唯弗袈裟！欲有所說，願且聽之。』弗袈裟曰：『自非梵志，不得言唯。何故說唯？』摩登王曰：『我能言唯，是故說唯。設不能者，亦不發言。』王謂弗袈裟：『人有四事而為己身，并普及眾亦獲利義。救濟眾生，令有義便，當向仁說。卿有一女，名曰志性，可教太子虎耳之妻。欲得求娉，相從而進，不諍多少。』時弗袈裟聞王說此，瞋恚不悅，顏色則變：『唯猶虎口出惡言，咄且凶魅狗吠之類，應說斯耶？婆羅門者，奉修淨戒，諷誦經典，當以適之。卿棄捐種，非吾之類，反輕我女。』於是頌曰：

「『有施愚騃種，　何不求汝類？
莫慕不可獲，　猶令種立水。
厥妙紫磨金，　不生于糞土，
設明與冥合，　如此有可持。
汝為凶呪種，　吾是妙生類，

尊卑各異路，　愚云何令合？
卿則興凶呪，　吾為主豪姓，
尊者不肯與，　下賤俱結婚。
尊者與豪族，　修道而結婚，
尊者不義從，　卑賤結因緣。
其有慧具足，　嚴修清淨行，
種性無瑕穢，　梵志度彼岸。
演教執經典，　諷誦三經本，
梵志所可習，　次第分別藏。
當與此輩俱，　梵志結婚姻，
尊者不我從，　下賤結因緣。
莫願不可獲，　猶如欲縛風，
何謂及與我，　結親為婚姻？
貧遭諸厄者，　世人所棄損，
卿大之方便，　不能階此緣。』

「摩登王以偈答弗袈裟，面說頌曰：

「『計土與金俱，　比之有奇特，
梵志亦如是，　具說人種異，
猶冥比於明，　實有差別起。
卿所持便說，　若斯婆羅門，
未曾見梵志，　遊生於虛空。
爾非從地出，　不因經典生，
梵志皆生胎，　凶呪亦猶胎，
餘生亦如是，　於是有何特？
我意諸梵志，　亦瑕穢棄捐，
尊者亦無殊，　卿見有何特？
諸所凶惡事，　賊害可憎惡，
殺生于人民，　皆梵志所興。
是諸危害事，　皆梵志所立，
造作逆惡緣，　自謂興福祐。
梵志心自念，　欲得噉于肉，
教人殺祠祀，　言牛羊上天。
設是法昇天，　何故諸梵志，
不自殺祠祀，　及所重親族？
可加於父母，　兄弟并姊妹，
妻息及男女，　曷不以斯祠？

設興此祠祀，　致得上天宮，
及使人害命，　言死者上天，
復用餘祠為？　轉當自殺祠。
若祠祀究竟，　悉當得生天，
不可以祠祀，　殺牛羊上天，
斯非獲上天，　何因求紫殿？
諸梵志凶詭，　緣此行方便，
意中欲食肉，　殺祠言應生。
吾今當重說，　梵志造變應。
自云所學習，　梵戒有四句，
不盜金飲酒、　不為犯師婦、
無害諸梵志，　是為四句法。
唯不得盜金，　其餘皆無限，
若竊取人金，　乃為非梵志。
但禁不飲酒，　其餘悉應服，
設有飲酒者，　則非婆羅門。
不應犯尊婦，　餘人皆無違，
若犯師妻者，　乃非為梵志。
不害于道士，　得危非梵志，
設害于梵志，　則非婆羅門。
梵志之所說，　斯為四句義，
其毀此一事，　乃非為梵志，
不得與共通，　弗應會咨講，
離祠祀水火，　不得侍供養。
今當分別講，　梵志所習業，
所學術成就，　梵志愛瑕穢。
彼以十二年，　被著驢之皮，
執持于五品，　飲以鹿頭器。
十二歲竟已，　乃成為梵志，
奉斯法如是，　道士法具足。
梵志遊路靖，　布是異道行，
所道及邪徑，　難依視如安。
然後從此比，　有人自謂秦，
稱譽己第一，　種姓為最上。
輕易四方人，　謂之為夷狄，
穢賤棄捐之，　不肯與婚姻。
興兵攻擊賊，　多憙還自壞，
用貢高自是，　故為賊所危。

處在於邊方，　自謂為中國，
然後解佛法，　乃了人種等。』

「時弗袈裟聞摩登王所說如是，默然窮厄，福縮低頭，恚瞋不悅，則宣此言：『咄且駿物凶害之類，汝乃欲持婆羅門種誦經知義，更反輕易，譬於妖魅凶惡枝黨，咄且愚駿。計諸國王，乃應志性聰明有殊，知方俗事聚落之法、國市估法、道術之法。婚姻之事，諸婆羅門有四種婦：一曰梵志、二曰君子、三曰工師、四曰細民，是謂為四。其君子家，有三種妻：一曰君子、二曰工師、三曰細民。工師有二種婦：一曰工師、二曰細民。細民有一種妻，唯細民耳。梵志有四子：梵志、君子、工師、細民。君子有三子：君子、工師、細民。工師有二子：工師、細民。細民有一子，唯細民耳。厥梵志，稱梵天真子，從梵天口生；君子胸生，工師臍生，細民足生。梵天化造一切世間及形類，斯以吾等梵天尊子，君子第二、工師第三、細民第四。汝不應入四種之類，況自稱譽比丘種乎？咄且愚穴。汝之所計，不能辯之。』時摩登王即以義偈答弗袈裟，而說頌曰：

「『計身手足皆骨肉，　脇肋脊運乃成人，
如斯思之有何恃？　猶此觀之無四種。
設使豪羸差特異，　卿則從意講宣之，
吾謂尊卑無差特，　吾故則荷無四種。
於是不應有瑕穢，　卿辭本末則倒錯，
聞我所言和等順，　父子同體乃應理。
如卿所說違不和，　當為汝講善順義，
聞吾之言奉行法，　修順經典為尊者。』

「摩登王曰：『婆羅門！且聽我所言。卿梵天王有一身耳，其從生者則為一種。卿言一體，吾等亦同。所以者何？汝謂梵天化作世間一切眾生，今說四種之義，梵志、君子、工師、細民。假使梵志奇特者，仁當分別有若干形體性、各異顏色、當別顏貌、當差居止，臥起孔竅、多少飲食，所出則不同矣。胞胎亦然。譬如飛鳥有若干種：一曰卵生、二曰胎生、三曰濕生、四曰化生。是為種類者，現有差別、色像大小，所處飲食因生不同；計人一等無有若干。是諸樹木，名曰安波、槟桃李枳、棗栗杏瓜、櫻桃、胡桃、龍目、荔枝、梨、葡萄，根莖枝節花實各別；計一切人而無異。是諸樹木，名曰優曇鉢、鉢和叉、尼拘類、松柏、五木、梧桐、合歡、諸菜、斛速、槐樹、大槟、澤槟，根莖枝葉華實不同；人而無異。此地諸

華，名曰甚鮮、思妃、須門、昌蒲、百合、葵花、紫花，百葉酸斯，如是之等若干種花，其色形類生處不同；一切人民無有若干。又水中花名，一曰青蓮、芙蓉、莖蓮，華色青紅黃白，各各有香，是之不同；一切人民無有若干。假喻說之。譬如有人母生四子，各為作字：一曰悅樂、二曰無憂、三曰壽考、四曰百年。其母之願，欲令欣樂常得安樂，其無憂者常無所慼，其壽考者常獲長生，其百年者使滿百年。諸子各異，生不一時，父為因緣、母懷胞胎，同一父母，人不可言異家之子。梵志、君子、工師、細民，計本如是，方俗言耳。一切一種，等無有異。唯聽以女適吾太子虎耳為妻，恣意求娉，則進不違。』時弗袈裟問摩登王：『卿於四典，力經、名聞諸經、平等章句、裸形諸經，如是等類斯為四典。又仁者曾安先聖之文、安如神呪，所有形呪、自在之呪、鳥獸諸呪。能相相不？占別吉凶水旱潦、穀米貴賤、疾病安隱、國土傾危、知飛鳥語。又何明德能別知之，日月道徑、風雨得失、彗星出時別應其方，山崩地動、雷電色變及諸須臾眾怪之患，悉了是未？又仁頗學顯隆祠祀、占召鬼神及世理經、難逝人經，分別義經通才辯未？』摩登王曰：『唯弗袈裟！吾悉達了，又踰超斯。仁者自謂，我於諸呪具足度，我當如法次第演之。昔者天地始元初時，未有異號，無有梵志、君子、工師、細民之名也，一切同等而不可別。爾時人民各悉相類，各治田種嚴治粳米，因號其人名曰剎利。剎利者，五神農種也，一曰君子。時復有人厭憂惱病，便入空閑，造作草屋，於下坐禪。明旦入城，聚落分衛。時人見之，各心念言：「是等難值。避于世俗，患厭憂惱，閑居思道，一心專精。」喜施與之。志在於外，是故名曰婆羅門也。時復有人，各習技巧超異之術，多所成就，是故名曰為工師種。時復有人，以細碎民之種。是故世間便有四種。然後久久，北方有人，名曰為秦。各各變姓，張王季趙董。以牛馬蟻蟲鷄狗之屬，隨形作姓，數數喜變。如是計之，不可稱數；察於本起，無有若干，但方俗語。乃往古世，有一婦人行在異路，曠野屏處破壞車轂、眾人吉凶，是故世間得凶呪種。復有人名髮編結髮，子孫相承，是故世間有編髮種。有人棄家除去鬚髮，是故世間有異道沙門鉢波祇鉢(波祇者晉言棄家)。唯婆羅門！我當為卿說世所興。梵天則尊，開化天帝，以學道術。天帝者，化阿梨念俱曇。阿梨念俱曇者，教化白英仙士。白英仙士者，教導嚴淨知仙士。嚴淨知仙士，分別經典。復有梵志。姓曰熾盛，為造鳥書，出有欲姓、所乘有受，計彼行信，惠施本末，今現分明。有婆羅門，名曰無施，其彼梵志子孫眷屬皆姓無施，以一種姓分為百一。有梵志名所有，其彼一切子孫眷屬號曰所有，以一姓分為二十五，今現分明。有婆羅門，名曰所欲，計其子孫眷屬支黨皆姓號所欲。其鳥

種者，以一種姓分為一千。有婆羅門名曰於是，皆梵志種，以一種姓變為千一百三十六。今我觀見種姓所興若干種變，諸婆羅門本所由姓今現分明，皆可知之，名曰所欲，又分別欲。觀此章句，有何奇特？以故我說，所謂梵志、君子、工師、細民，方俗語耳。計悉一種，等無有異。聽以仁女與吾太子得為夫婦，恣意求娉，不諍多少。』弗袈裟默然無言。王見如是，復為重說：『婆羅門意設有是念，非吾等類。莫作斯觀。所以者何？我子奉戒，智慧明達，於世為上，眾德具足。假使心壞諸有祠祀，馬祠、人祠、平等之祠及黃金祠，欲令生天。不宜斯觀。所以者何？彼多殺害含血之類，非上天行。吾當為汝說上天之法。』弗袈裟問曰：『何謂？』王答偈曰：

「『賢者守慎戒，　行之有三安，
名聞致利養，　然後得生天。』

「王曰：『前世所可祠祀，人馬、祠祀，諸造祭醊，有所受獲學術，求欲後當來世諸可祠祀，加以人馬，皆為無利，損耗衰耳，則遇大患破敗之禍。我言至誠，當與仁家共結婚姻，然後上天。所以者何？奉持法者不見穢增。計世間人本有八母，平等大姊梵志之女。世有若茲，戒聞見慧以為節度。且聽八母：一曰為天、二曰布施阿須神、三曰所樂、四曰伊羅、五曰離吼鳥獸母、六曰善味為親龍母、七曰善樂為金鳥母、八曰大迦葉母。世人心所樂，吾計有七。何謂為七？一曰俱曇、二曰言辭、三曰好叉、四曰俱夷、五曰迦葉、六曰宿止、七曰揩緩。是為七姓，一一各別，分為七七。是以知之，所謂梵志、君子、工師、細民，方俗言耳。計皆一種，等無有異。唯以仁女，為吾太子，所欲求娉，不諍多少。』弗袈裟聞之默然。其摩登王見弗袈裟無辭加報，則說頌曰：

「『人猶如所種，　獲果亦若斯，
且觀如七種，　吾仁而無時，
不用無異故，　所作生別疑。
梵志則無殊，　適等無差特，
不以自稱譽，　具足成尊豪。
因從精氣生，　計胞胎一等，
吾說四種一。　仁講揚邪法，
以姊欲為婦，　是義不相應。
設使是世間，　梵志之所生，
梵志安得妻？　君子自取耶？

工師那得婦？　細民意何趣？
假使梵天生，　安得為夫婦？
梵天不生人，　因緣愛欲生；
若得貴賤者，　隨行之所致。
世人不能明，　其君子梵志，
及工師細民，　悉是方俗語。
力經名聞經，　平等典章句，
如是佛形經，　所興為無益。
吾等所諷誦，　神呪歎詠持，
名聞旋還返，　覆蓋于女色。
鬼神諸異呪，　及餘自在呪，
一切有威光，　道術所教化。
吾等亦有學，　獲成大神足，
仙名明珠光，　宿止大神通，
以得道飛行，　何為以呪熇？
又學梵志道，　號師子順迹，
有名香山神，　仙呪之所生，
度諸呪無極，　亦非梵志子，
何謂婆羅門？　曾有梵志仙，
號取異道士，　迦惟之所生，
度諸呪無極，　亦非梵志子，
何謂婆羅門？　開門之仙子，
有名曰魚息，　從魚蟲所生，
勇猛曉世典，　亦非梵志子，
何謂婆羅門？　君子有所致，
生垂婆羅門，　黠慧無不了，
解一切經法，　亦非梵志子，
何謂婆羅門？　如是行大明，
豪威修大業，　黠慧多偈道，
為世仙人師，　亦非梵志子，
何謂婆羅門？　君子有梵志，
世人所名耳，　工師及細民，
亦是方俗語。』

「其摩登王謂弗袈裟：『是故我言，所謂君子、梵志、工師、細民，皆方俗矣。悉為一種，無有若干。宜以仁女與吾太子，使為夫婦。恣意求娉，不諍多少。』時弗袈裟聞說如是，則逆問曰：『仁何種姓？』答曰：『於是。』『其所因乎？』答曰：『從水。』

『本造何行？』答曰：『賦頌。』『於是幾種？』答曰：『三種。』『何謂為三？』答曰：『宿止。』『曷所養育？曷云淨行？』曰：『謂次有。』『次有為幾？』答曰：『六。何謂為六？一曰好平頭、二曰所乘、三曰臥寐、四曰善動、五曰赤色、六曰八兵。是謂六親。』又問：『何由謂度為秋？仁者頗學諸宿變乎？』答曰：『學之。』『何謂？』答曰：『一曰名稱、二曰長育、三曰鹿首、四曰生眚、五曰增財、六曰熾盛、七曰不覲、八曰土地、九曰前德、十曰北德、十一曰象、十二曰彩畫、十三曰善元、十四曰善挌、十五曰悅可、十六曰尊長、十七曰根元、十八曰前魚、十九曰北魚、二十曰無容、二十一曰耳聰、二十二曰貪財、二十三曰百毒、二十四曰前賢迹、二十五曰北賢迹、二十六曰流灌、二十七曰馬師、二十八曰長息。是為二十八宿。』又問：『一一宿為有幾星？形貌何類？有幾須臾？何所服食？姓為何乎？主何天乎？』摩登王曰：『厥名稱宿，有六要星，其形像加，晝夜周行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，以酪為食，主乎火天，姓號居火。其長養宿，有五要星，其形如車，行四十五須臾而侍從矣，牛肉為食，主有信天，姓號俱曇。鹿首宿者，有三要星，形類鹿頭，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，鹿肉為食，主善志天，姓號長育。生眚宿者，有一要星，其形類圓，光色則黃，行十五須臾而侍從矣，生酪為食，主音響天，姓號最取。增財宿者，有三要星，其形對立，行四十五須臾而侍從矣，醍醐為食，主過去天，名為材出。其熾盛宿者，有三要星，形像鉤尺，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，蜜餳為食，主舍天神，姓烏和若。不覲宿者，有五要星，形如曲鉤，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，乾魚為食，主醍醐天，姓曰慈氏。是為七宿，屬于東方。土地宿者，有五要星，其形之類，猶如曲河，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，食油粳米，主于父天，姓號邊垂。前德宿者，有三要星，南北對立，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，李果為食，主於善天，姓號俱曇。北德宿者，有二要星，南北對立，行三十五須臾而侍從矣，以豆為食，主種殖天，姓號十里。其象宿者，有五要星，其形類象，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，韮子為食，主臥寐天，姓曰迦葉。彩畫宿者，有一要星，形圓色黃，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，主細滑天，姓伊羅所乘。善元宿者，有一要星，形圓色黃，行十五須臾而侍從矣，以果為食，主于風天，姓善所乘。善挌宿者，有二要星，形像牛角，行四十五須臾而侍從矣，油花為食，主伊羅天，姓曰已彼。是為七星，屬于南方。尊長宿者，有三要星，其形類麥，邊小中大，行十五須臾而侍從矣，粳米為食，主因帝天，姓長所乘。根元宿者，有三要星，其形類蝎，低頭舉尾，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，食于根果，主泥梨提天，姓號所乘。前魚宿者，有四要星，其形類象，南廣北狹，尼拘類樹皮師為

食，行十五須臾而侍從矣，主於木天，姓財所乘。北魚宿者，有四要星，其形類象，南廣北狹，行四十五須臾而侍從矣，以蜜餳為食，主種殖天，姓向所作。無容宿者，有三要星，其形所類如牛頭步，行六須臾而侍從矣，以風為食，主于梵天，姓梵所乘。沙栴宿者，一曰耳聰，有三要星，其形類麥，邊小中大，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，鳥肉為食，主種殖天。是為七宿，屬于西方。貪財宿者，有四要星，其形像調脫之珠，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，食卑豆羹，主居寐天，姓曰造眼。百毒宿者，有一要星，形圓色黃，行十五須臾而侍從矣，以粥為食，主養育天，姓乘魅。前賢迹宿者，有二要星，相遠對立，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，餅肉為食，主人是天，姓生耳。北賢迹宿，有二要星，相遠對立，行三十五須臾而侍從矣，以牛肉為食，主於米天，姓不。流灌宿，有一要星，形圓色黃，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，鹿麋為食，主富沙天，姓曰妙華。馬師宿者，有三要星，形類馬案，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，食魚麥飯，主香神天，姓為馬師。長息宿者，有五要星，其五要星其形類軻，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，以麋為食，主于炎天，姓號曰佳。是為七宿，屬于北方。』摩登王白弗袈裟：『是為二十八宿。六宿行四十五須臾而侍從矣，謂長育、增財、北德、善挌、北魚、北賢迹，是為六宿。其五宿者，行十五須臾而侍從矣，謂生眚、前魚、善元、尊長、百毒，是為五宿。其一宿者，行六須臾而侍從矣，謂無容宿。其餘宿者，皆三十須臾而侍從矣。厥東方宿，名稱在前、前魚在後。南方宿者，土地在前、善格在後。西方宿者，北魚在前、耳聰在後。北方宿者，貪財在前、長息在後。是為二十八宿。四宿姓輕，前魚、賢迹、善元，是為四。三宿弊惡，生眚、長育、不覲，是為三。四宿行思，北魚、北德、賢迹、長息，是為四。五宿柔軟，耳聰、貪財、百毒、尊長、根元，是則為五。四宿治業，象宿、彩畫、流灌、無容，是則為四。其四宿者，主急疾事，名稱、鹿首、熾盛、馬師，是則為四。此二十八宿，三宿在前而御導，行宿在前行月則在後，是謂導御。何謂為三？流灌、馬師、前賢。又十二宿而侍從矣，善元、善挌、悅可、尊長、根元、前魚、後魚、耳聰、貪財、前賢迹、北賢迹、無容，是為十二。與月侶行有十二宿，名稱、長育、鹿首、生眚、增財、熾盛、不覲、土地、前得、象宿，是為十二，皆有所主。七宿主現怪，有所嬈變。何謂為七？清帛主舍恣力是水水主火火主藥藥閑寂阿須倫，是別七宿。』弗袈裟又問：『宿在世間，云何轉行安和晝夜？云何得長、如何短？』摩登王曰：『冬時十二月八日，夜有十八須臾，晝日適有十二須臾。春四月八日，晝日有十八須臾耳，夜有十二須臾。計夏七日，當其八日，晝十五須臾，夜亦十五須臾也。』又問：『何所是節？何所是限？何

所須臾？』摩登王曰：『譬如有人切三尺縷，不長不短，是號為節。計六十節，名之曰限。計十二限，名曰須臾。如斯計之，晝夜流過又三十須臾。』又問：『是諸須臾，名曰何等？』答曰：『日初出時，人自度形，九丈六尺。其彼須臾，名曰為四。六尺影須臾，名曰為勝。一丈二尺，其影須臾，名曰富樂。六尺須臾影，名曰臥首。五尺影須臾，名曰富安。四尺影須臾，名曰離樂。三尺影須臾，名曰等善面。日中須臾，名曰金剛。中後須臾，名曰犁呵。四尺影須臾，名曰強力。五尺影須臾，名曰得勝。六尺影須臾，名曰皆實。一丈二尺須臾，名曰治業。六丈須臾，名曰善仁。初日入須臾九丈六尺影，名曰最猗，而懷恐懼。今吾當說向夜須臾。日沒須臾名曰凶弊，第二須臾名曰妙女，次名家英，次名憂合，次名無底，次名驢鳴，次名惡鬼。夜半須臾名曰阿摩，過半須臾名曰梵矣，次名彩畫，次名無懷，次名棄意，次名安樂，次名曰火，次名種火。是要晝夜則而計，有三十須臾。』

「摩登王曰：『且復聽吾為仁分別。十五眴名曰為卒，二十卒則為一時，三十時名曰須臾，三十須臾為晝夜，三十日為一月，計十二月為一年。合集一年宿夜明眴，一億百六十萬五十。是為分別時節數。』

「摩登王曰：『梵志且聽由旬里數。七微為阿耨，七阿耨為一窓中塵，窓中七塵為一兔上一塵，兔上七塵為羊上一塵，羊上七塵為牛上一塵，牛上七塵乃為一蟣，七蟣合乃為一虱，七虱為一麥，七麥為一指節，十二指節為一尺，二尺為一肘，四肘為長弓，千弓為一聲，三十里為一由旬。三十一億千六百億十四億五十億一萬二千微，合為一由旬。是為分別里數本末。』摩登王曰：『分別稱，三兩半為一段，此摩竭國所計稱量。一段本微八億四百七十萬。七千八十微為一披羅。今復且聽分別諸味。酥十二斤為計，摩竭國則為一升，七十斤蜜為一升。其一升微凡二百三億二百九十七萬四千七百二十微，為一大升。是稱計味。且聽分別穀米。十斤為摩竭國一升耳。計升本微，百二十八億二百二十六萬一千五百三十微，為一升。是為分別米穀本微。』

「弗袈裟又問：『仁君頗學了星宿乎？』答曰：『了之耳。』又問：『何謂分別星宿乎？』時王答曰：『名稱宿日生，名聞遠達。長育宿日生，則富難極。鹿首宿日生，憙鬪諍訟。生眚宿日生，多有飲食。增財宿日生，憙佃作犁種。熾盛宿日生，奉護禁戒。不覲宿日生，放逸多欲。土地宿日生，得大豪貴。前德宿日生，薄祿短命。北德宿日生，性遵修齋戒，護於正法，願生善處。象宿日生，性憙盜竊。彩畫宿日生，憙自莊嚴，伎樂歌舞。善元宿日生，亦復薄命，又工計挍書。善挌宿日生，身屬縣官、若作吏卒。悅可宿日

生，憙行估作，販賣求利。尊長宿日生，亦復短命，少于財業。根元宿日生，又多子生，名德遠聞。前魚宿日生，樂在閑居，獨行獲定。北魚宿日生，工便乘騎，通利五兵。無容宿日生，幼有名稱，勇猛難及。耳聰宿日生，為國王家所見恭敬。貪財宿日生，剛強難化，[怡-台+龍]戾自用，不知羞慚。百毒宿日生，憙行醫藥符呪之術、若幻蠱道。前賢迹宿日生，憙作賊魁，劫掠無辜。北賢迹宿日生，憙于伎樂，工鼓五音。流灌宿日生，多作船師。馬師宿日生，常樂牧馬。長息宿日生，憙作屠魁。斯為分別諸宿本末。』

「弗袈裟又問摩登王：『仁君能知安處土地星宿應乎？』答曰：『頗學。』又問：『何謂？』則頌偈曰：

「『名稱日所立，　其城則巍巍，
多有眾珍寶，　然後火所燒。
長育宿所興，　多積諸財物，
有聰明之慧，　好布施奉戒。
鹿首所立城，　多女人牛財，
花服眾飲食，　適盛不久散。
生眚宿所立，　多飲食財寶，
其國人弊惡，　愚蔽無智慧。
增財宿所立，　城盛光巍巍，
財米穀興盛，　適豐便壞滅。
熾盛宿所立，　其城而德高，
財穀豐憙祠，　飲食多無味。
不覲宿所立，　多窮憙鬪變，
居苦見棄捐，　人民處如是。
土地宿所立，　高明有大財，
己將養其妻，　有所歸祠祀。
前德宿所立，　女人憙花飾，
香熏諸財寶，　厥成意如斯。
北德宿所立，　多有珍寶穀，
男冥為女伏，　城所倚謂然。
象宿所立城，　弊了有大財，
憙貪他人物，　彼土人若此。
彩畫宿所立，　女最勝寶豐，
常女樂第一，　然後火所災。
善元宿所立，　財業普熾盛，
人弊惡駃穴，　性多似驢馬。
善格宿所立，　厥城德巍巍，

人多憙祠祀，　然後兵所壞。
悅可宿所立，　伏根奉法禁，
自將護其妻，　隨時祠無失。
尊長宿所立，　珍琦多財寶，
博學問經典，　日日增進信。
根元宿所立，　土多珍寶物，
人熾盛難當，　為雨土所壞。
前魚宿所立，　豐富饒財穀，
人慳貪凶暴，　還歸于愚駿。
北魚宿所立，　財業五穀盛，
人明醫道術，　志性常鬪諍。
耳聰宿所立，　財穀普具足，
人安隱少病，　然為病所壞。
貪財宿所立，　土人為女狀，
多有花綵服，　棄除恩愛業。
無容宿所立，　其城常難勝，
人勇猛熾盛，　威耀常巍巍。
百毒宿所立，　土人多蔽冥，
憙婬女酒色，　後為水所災。
前賢迹所立，　人財業諧偶，
駿弊犯他妻，　憙闇冥貢高。
北賢迹所立，　日日常有益，
財米穀豐盛，　布施憙奉戒。
流灌宿所立，　土人好莊嚴，
饒駞駝驢騾，　多財米穀豐。
馬師宿所立，　土地甚熾盛，
人興安無患，　端政姝顏色。
長息宿所立，　土窮匱憙鬪，
其厄毀失戒，　處土為若斯。
欲立國城及屋宅，　當察星宿及時節，
護是吉祥乃興立，　吾前世時學如斯。』

「摩登王謂弗袈裟曰：『是為分別諸宿本末。』梵志又問：『仁頗復學雨宿不乎？』答曰：『達矣。』『唯，且解說雨之得失。』摩登王曰：『名稱宿日，五月始雨，九斛之時，至于十日。六月七月，亦復如是，多所茂盛，五穀豐熟。秋冬少水，當時火種，自然燒之。

「『長育宿日，五月初雨，墮三斛一升半，高田為旱，下田得收，米穀不登。時有二疾：一曰眼疾、二曰腹痛，盜賊興盛。
「『鹿首宿日，五月初雨，墮九斛六升，五穀豐熟。國若藏伏，兵刃不設，諸國安隱，無窮厄者。
「『生眚宿日，五月初雨，墮二斛七升，高田不收，下田茂盛，當急備儲。所以者何？多諸盜賊。時諸國王，興師起兵。則有四疾：一曰欬病、二曰上氣、三曰風痒、四曰熱病，多害小兒。
「『增財宿日，五月初雨，墮十三斛又加五升。從五月至八月止，諸國王皆藏兵仗，悉有慈心，不加賊害。
「『熾盛宿日，五月初雨，墮四斛八升，高田不滋，下田茂盛。諸異道人憙共鬪諍，象虎暴害。
「『不覲宿日，五月初雨，墮三斛一斗五升。若有知者，不犁高田，當耕下田。風雨不時，國王懷毒，都不和穆。時雖淋雨，五穀豐登，夫妻不穆，數喜鬪諍。
「『土地宿日，五月初雨，墮九斛六升。當歲淋雨，五穀熟成。時女人飛鳥羊畜漸有傷胎，人多死亡。
「『前德宿日，五月初雨，墮九斛六升。五穀茂盛，其歲雖收，遠方賊來，逼迫厥土，令不得安。飲食自恣，人畜胞胎永無患難。
「『北德宿日，五月初雨，墮十二斛九斗一升。五穀熾盛，諸國下兵，刀刃不設，人民安隱，無窮匱者。諸梵志憙共鬪諍。
「『象宿日，五月初雨，墮七斛三斗五升，然後便止。其歲不登，五穀不豐，人民飢饉。
「『彩畫宿日，五月初雨，墮九斛六斗。五穀盛熟，時諸國下兵去仗，刀刃不設，安隱無他。
「『善元宿日，五月初雨，墮三斛一斗五升。多有諸風，時盜賊興。
「『善挌宿日，五月初雨，墮十二斛。當歲淋雨，五穀滋茂。諸國強盛，則有火災，眾象死亡。
「『悅可宿日，五月初雨，墮九斛矣。時諸五穀皆當熟成，親友強健。
「『尊長宿日，五月初雨，墮二斛四斗。不當復田。所以者何？所種不生，多害小兒，外賊暴來，有所損耗。
「『根元宿日，五月初雨，墮九斛六斗。五穀豐登，盜賊強盛。時有三病：一曰咽痛、二曰脅痛、三曰眼疾。花實滋茂。時諸國王，下諸兵仗，永無所設。
「『前魚宿日，五月初雨，墮九斛六斗，五穀滋茂。六七月中當有大水，則興二病：一曰眼痛、二曰復痛。

「『北魚宿日，五月初雨，墮十五斛。不宜下田，當修高田。天大淋雨，諸河漏溢，則有水災，漸壞下田，高田獨茂。時有三病：一曰咽疾、二曰臍痛、三曰風痒。
「『耳聰宿日，五月初雨，墮九斛六斗。天雨往反，五穀熟成。水居諸龍、鬼神禽獸普遭災害，疫氣隆行。時諸國興師起兵。
「『貪財宿日，五月初雨，墮七斛六斗五升。彼天雨時不多不少，下田得收，高田薄入。則有一疾，謂瘡痍病。當諸國王修治兵仗。
「『百毒宿日，五月初雨，墮三斛四斗。下田當修，高田不耕，米穀不登。彼時人民怖懅不安，抱子驚走。
「『前賢迹宿日，五月初雨，墮九斛六斗。先五月一日旱，後有大水，災害五穀及諸花實。當淋雨時，怨賊興盛，則有二病：一曰心痛、二曰熱病，群臣不和，象畜死亡。
「『北賢迹宿日，五月初雨，墮十五斛。下田不收，高田滋茂，大水流行，漸破城郭及危聚落。時有四病：一曰欬、二曰熱病、三曰疱面色萎黃熟、四曰眼病，多害小兒，象畜死亡。華實皆茂盛。
「『流灌宿日，五月初雨，墮九斛五斗。此雖淋雨，五穀豐登，家室和穆，及親知識飲食相娛。諸國下兵，布恩施德，星宿順行。
「『馬師宿日，五月初雨，墮七斛二斗。先月增旱，後復值旱，下田多收，高田不成。大麥小麥禾粟皆熟，稻穬不滋。諸國勇猛，修兵自嚴，怨賊強盛。
「『長息宿日，五月初雨，墮十五斛。下田不茂，高田不成，米穀貴，人民死亡。諸國興兵，轉共鬪諍，子孫恐懼。』
「摩登王答弗袈裟曰：『是為諸宿雨之變。今當復說二十八宿各有所主。名稱宿者，主加隣國及摩竭國。長育宿者，普照天下。鹿首宿者，主卑提國。生眚宿者，主弗吒國及諸梵志。增財宿者，主金寶家。熾盛宿者，普主秦地。不覲宿者，主雨雪龍王。土地宿者，主諸織作。前德宿者，主諸盜賊。北德宿者，主阿槃提國。其象宿者，主修羅國。彩畫宿者，主野人飛鳥。善元宿者，主化仙道，專精攝意。善挌宿者，主幻蠱道。悅可宿者，主行道人車乘莊物。尊長宿者，主諸守門。根元宿者，主步行人。前魚宿者，主月支國。無容宿者，主一切南國，及多波洹小國、脂羅那小國、安加摩竭國。貪財宿者，主拘留國及股闍國。百毒宿者，主諸藥草及外異道。前賢迹宿者，主大秦國。北賢迹宿者，主健沓恕。流灌宿者，主將胎。馬師宿者，主諸牧馬。長息宿者，主諸粟散國。當為二十八宿說嬈亂之變。其名稱宿若遭厄者，加陵摩竭國，國則不安。諸宿皆然。所可主國，厥宿適動，彼國遭患。是為分別諸宿所主。』
「弗袈裟又問摩登王曰：『仁者學除罪律耶？』答曰：『已達。』又問：『除罪為有幾字幾節句？』王答曰：『除罪句者有二十四

字，計節有三，其句有四。』又問：『何謂？』答曰：『當為卿說除罪律元。昔有仙人，名曰宿止，得五神通，極大變化。名多連女曰黃色，宿止仙人興瑕穢心，則失神足，離于禪定。便自患厭，惡行反逆。爾時說是除罪之律：「羞恥慚，荷所為，以怨結，還自縛。我有是，失神足，是斷截，為解脫。」是為梵志除罪之律。當復為仁分別說義。』又問：『何謂？』答曰：『在林樹止，噉諸果蓏，深入一樂。彼尊敬天，常行德施，供給飲食。隨一切人之所欲樂。是為君子除罪之律。復為仁說除罪之律。』問曰：『何謂？』時王答曰：『大種彩色，大家之女，因是之元，生工巧人，壞諸彩色。是為工師除罪之律。人在世間，以欲第一。設不斷欲，則有殃罪。是故仁者當斷斷著，便入甘露，得生梵天。』

「摩登王謂弗袈裟：『是為悔過除罪之律。梵等句，天所分別說。住平等覺，悉勸助之。吾有自在，得解神通。憶念過去無數世，乃昔爾時宿止仙人五通達者，則我身是。吾外父女，名曰赤色。身興欲意，則失神通。吾於彼世，憎厭惡行，尋便說除罪之律。今故為仁分別說之。君子、梵志、工師、細民，方俗語耳。唯以女子與吾太子，恣意求娉，不爭多少。』時弗袈裟聞說是語，時以偈讚摩登王曰：

「『仁為長仁尊，　仁者無等倫，
計天上人間，　仁為梵博聞。
今以志性女，　與太子為妻，
隨共結婚姻，　隨世習俗法。』

「彼時梵志弗袈裟諸弟子眾，舉聲呼怨，白師曰：『和上勿得。現有三達清淨梵志，何緣乃與凶害呪家共結婚姻。即以誤矣，眾學笑人。』時弗袈裟告諸學志：『以義呵諫，摩登王所言至誠，無有一異。今以女與太子為妻。』

「爾時弗袈裟謂摩登王曰：『梵等句王，說四大身。仁且聽之。』答曰：『便說。』時弗袈裟則講頌曰：

「『其頭方千金，　厥腹喻虛空，
兩脚比太山，　足方譬于地，
兩目為日月，　體毛如樹木，
身廁如巨海，　溺下則江河，
涕淚譬天雨。　是為等梵王，
天尊之所說，　百脈譬萬川。』

「彼時摩登王報弗袈裟以偈頌曰：

「『本因父母由罪福，　貪修愛欲相娛樂，
二緣合會成胞胎，　人未曾有自然生。
因緣合會成胞胎，　初未見人從風出，
況于梵志師細民，　此人民者方俗語。
一切現有僂一盲，　顛倒愚癡瘡痍疾，
黑色萎黃及白癩，　一切各各異不同。
體皆骨肉及皮爪，　俱有苦樂成屎溺，
其根顏貌無有異，　是故我說無四種。』
大名聞通次分別，　其摩登王為解說，
彼弗袈裟梵志言：　『從摩登王受奉行。
仁者則梵為天帝，　白英微淨智上人，
則為講說四部經。　仁是宿止大仙聞，
仁之慧最以有勝，　仁了一切諸經典，
尊微妙行無所乏，　於世人間尊復尊。
今與人安太子妻，　戒禁端政德具足，
虎耳賢者志性女，　兩共相樂吾悅耳。』
於是梵志踊躍喜，　則取金瓶盛澡水，
自捉女手授與之，　為虎耳賢太子妻。
則摩登王心踊躍，　尋則成立為婚姻，
便還本土如龍神，　即在國土治正法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欲知爾時在彼摩登王不？則我身是。虎耳太子，阿難是。弗袈裟女，則志性比丘尼是。彼本宿命時，情慾恩愛，于今未斷，故見阿難進止逐之；所詣家乞，輒守其門。」於是世尊因斯緣故，便歎頌曰：

「由本宿命習，　今現在身斯，
緣此生恩好，　如蓮花依水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是故當學四諦之法，數數思惟，樂經願法，令不失意，靜修寂然。譬如有人頭上火然，而還自燒。其人甚急，欲滅髮然。學四聖諦，忽忽亦然，奉行精進，無得懈怠。何謂為四？苦諦、習諦、盡諦、道諦。常當願樂，修行莫厭，分別義趣，因是得度。」佛說是經時，舍衛城中無數梵志及諸長者遠塵離垢，諸得法眼生。不可計數諸比丘眾，得無起餘，漏盡意解。
佛說如是，王波私匿心懷喜踊，梵志、長者及諸比丘為佛作禮。

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